南華經解

何曲宜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應帝王

自有天下以來爲君者凡幾氏矣前謂之帝後謂之王指各不勝屈矣而克當乎其職者何不數數見也天生民而立之君自天言之爲天子必體天之心而後爲肖子自民言之爲民牧必順民之性而後爲良牧乃由古及今德合天人者幾帝幾王耶然則亦居帝位而謂之帝備王數而謂之王耳未可謂之應帝應王者也夫天之心何心也民之性即其心也一氣所化溥爲芸生芸生之數莫可紀極要未有不各具一天者也故一民之性傷則天心傷其一矣爲君者體天之心

惟在乎不拂民之性而已今也以一人之私乘莫抗之勢無論草菅吾民而芟刈之即其經綸制作有毫髮弗準於自然之道而民性之傷已陰受之而不敢訴然且曰已丕變矣已咸若矣嗟乎亦孰知帝王成其治功之日即烝黎失其涓樸之初也邪且夫天之運行亙億萬世未有易也而人於其間不得不分古分今何邪升降之際是人爲之歟抑君人者爲之歟即人爲之抑君人者之故歟非君人者之故歟天不欲一日無君乃以有君之故而使世日以下是天之不欲一日少者而反以爲自削之具歟古今帝王亦嘗撫心自問否也究而言之君多一法則民多一智始而上下相遁終遂上下相角故帝王不輕啟天下之智則古今常如一日矣借曰經緯周密措施曲當無不本之大道以爲斂張而菁華爍漫發

皇無餘則敦化之地亦少竭矣草木之生也發花過盛識者知其將萎此即治天下之理也故莊子作應帝王亦順人君常為天下留其渾沌而已矣渾沌者天心也○前面歷引五段總見君天下貴無為而治末二段用己意發明○季咸一段奇絕帝王以一人立天下之上下而百官下而萬姓人人皆季咸也何則意指一有所向其覘候之審應驗之速雖神巫弗若也故帝王一身之外天下皆環而相之者詩不云乎民具爾瞻若聖帝明王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旋轉天下而無端甄陶天下而無迹孰得而相之哉故為於無為治於不治變化因乎一心機械泯於眾志吾安得如壺子者而奉之為君哉○人君一念之萌天下伺為趨避智巧紛紜皆由是起帝王立德默運化馳若神則天下由而不知雖渾沌至今存

可也○末一喻奇絕以鑿空之文寫難明之義使人讀之意

消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見齊物論妙妙天下無可容吾知者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即被衣子王倪之師蒲衣子曰而爾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古帝有虞氏其猶藏仁義以要人亦得人也而未始出於非人非人者物也有心要人則猶繫於物是未能超然出於物之外也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自得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不見己之有異其知情信情實也知實理則甚信無偽道外無知也其德甚真德則一眞不二無欺德也而未始入於非人氏渾同自然毫無物累末始陷入於物之中也

仁義治世非不美然稍出有心不如相忘之大觀於泰氏則帝王之道可知矣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

者以己出經以己造經制式義度人式用也用義以裁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狂接輿曰是欺僞也德也非眞德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欲就海中鑿一河必弱而無成而使蚉負山也以至微負至鉅必不能勝上句喻造作難爲之事下句喻民不堪命夫

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故詰一句經義正是治外也正而後行必自正性命之理而後可行言

治內也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不強人以性之所難爲且鳥高飛以避矰弋

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名山之下以避熏鑿之患物各有知如此而曾二

蟲之無知二蟲尙知避患曾謂人反無知可以欺德聽之乎

日中始純是強制人的說話接輿先以正己而又不強人所

難爲帝王者當如是

天根人名遊於殷陽殷山之陽至蓼水水名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

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問所不當使我不樂

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視造物如人而借之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虛無之氣

以出六合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太虛之地）以處壙埌（猶曠埌）之野汝又何帠（音藝語辭）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所以使我不謙）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無情擾）合氣於漠（無聲臭）順物自然（無造作）而無容私焉

遊心於淡合氣於漠是宥密修己之道順物自然無容私焉（不用我智）而天下治矣

是變化治人之道帝王之事盡矣

陽子居（陽子名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趨事甚勇能也）物徹疏明（燭物甚明智也）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此人）於聖人也胥易（如胥徒之番易役事）技係（如技藝之係累此身）勞形怵心者也（形心兩不能適智能之累何以異此言學聖人而愈遠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二獸因有文彩致人來獵）猨狙之便（便捷）執犛（牛名）之狗來藉（二獸因有技巧致人繫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智能特招累之具以為可比明王則此五獸之招禍亦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

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原無心為功也化貸施也萬物而民弗恃無心施化故民忘也有莫舉名似有而無能名使物自喜辟辟如而不知誰使之者立乎不測所存者神而遊於無有者也所行無事

老子數語寫盡帝王氣象○立乎不測一句引動下文一大幅文字

鄭有神巫善相吉凶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惟恐言其不吉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盡也其文未既其實未嘗以精蘊與列子而爾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雌之生卵必雄交之今無雄何得有卵譬如已未與以實列子何得知道也○眾雌無雄笑盡天下人矣而爾以道與世亢必信此道字就列子所能言之言故揚其能以取信於人自處先已發露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人故得窺測之嘗試與來以余示之

以道與世亢必信故使人得而相汝可知從來帝王都是暴其所長期民信從故天下得窺其意向以爲趨避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接連三句摹術士口角如畫）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奇語言其毫無氣焰）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靜意陰也）萌乎不震不正（震動也正止也將生機萌乎九地之下若生而不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閉其生意之徵）嘗又與來（壺子命之）

地文妙示之以靜則伏於大陰也萌乎不震不正妙非無生意也然伏則不動故不震雖不震而不可謂無有也故不正杜德機妙一杜字較退藏二字更爲精爽機者其徵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術士口角如畫）全然有生矣（全然列子作灰然對上文溼灰復然甚妙）吾見其杜權矣

杜閉中覺有權變與昨日不同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動意陽也名實不入諸無所有而機發於踵一段生氣自踵而發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善即生意也嘗又與來又命之

天壤妙示之以動則啟於大陽也名實不入妙一念不雜纔是一片純陽機發於踵妙自靜而動如一陽之復根於黃泉也善者機妙此善字即易繫繼之者善也善字一元之氣相續乃天之所以爲生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動靜不定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沖漠之氣無所偏勝勝字列子作朕是殆見吾衡平也氣機也持平不可擬以一端鯢桓之審鯢所盤桓之處審音盤水盤聚處也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九淵之名全見列子嘗又與來又命之

太冲莫勝妙示之以非動非靜則陰陽俱渾也衡氣機妙旣莫勝則兩平如衡矣二語微乎微乎鯢桓之審爲淵況天壤也有鯢在焉靜中有動也止水之審爲淵況地文也純乎止水則靜矣流水之審爲淵況太冲莫勝也半流半審得平衡之意皆取乎淵者不離乎渾藏不測之地也其喻意精妙絕倫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不見其形）已失矣（不知所往）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圍以大易之先）吾與之虛而委蛇（虛其機而順化無跡）不知其誰何（汎然無向）因以爲弟靡（一無所持也弟音頹俗本作弟誤）因以爲波流（一無所滯也）故逃也

天地之初有太素有太始有太初有太易太素者質之始太

始者形之始太初者氣之始太易者未見氣未始出吾宗則太易之先也一絲未兆萬象俱空是何等境界虛而委蛇不知誰何無己也因爲弟靡因爲波流無物也此一節尤微之微者也學道至此纔爲入聖帝王至此纔爲存神切勿作漫語畧之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自悔所學膚淺）三年不出爲其妻爨（不知有妻也）食豕如食人（食音祀不見爲豕也）於事無與親（不知有事也）雕琢復朴（雕去巧琢歸於眞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無情無爲喪偶之貌）紛而封哉（封哉當從列子作封戎渾無端緒也）一以是終（道無復加）

以上六節引季咸壺子事不過要明帝王當虛己無爲立於不測不可使天下得相其端以開機智耳壺子便是帝王垂拱榜樣季咸便是百姓具瞻榜樣其取意微渺無倫粗心對

之乃不曉所謂也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無所不該而遊無朕一毫不著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無意於有得亦虛而已以虛之一字總括之至人之用心若鏡無心而自明不將不迎來斯應應而不藏去不留故能勝物而不傷既以虛字結上文又著此四句解个虛字

此段又直言應帝王之道在虛己無爲也

南海之帝爲儵音叔南方陽故以言儵而有北海之帝爲忽北方陰故以言忽而無中央之帝爲渾沌中者陰陽所渾以喻自然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陰陽皆起於此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兩目聽兩耳食一口息兩鼻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妙妙

末段忽生一喻峭絕冷絕○天下一渾沌之天下也古今一

渾沌之古今也今日立一法明日設一政機智謀畫元氣消亡矣從來帝王除去幾人其餘皆儵也忽也皆鑿渾沌之竅而致之死者也○何以取名儵忽而言其鑿竅帝王相禪一事儵造而有一事忽廢而無數番因革之後澹朴琢盡矣解此方知帝儵帝忽取義之妙○中央之帝爲渾沌者守中則自然之道全也七日而渾沌死莊子於此不勝大悲

南華經解卷七終

南華經解外篇　為文十五首

外篇者何隨事敷析披枝遡流雖皆衛道之言然較之專透宗旨者則外矣

外篇十五首各因一時有感而作其命題但取篇首兩字非若內篇之特立一個題目也褚伯秀曰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郭子玄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此說甚是但謂摘名出於子玄亦未見其必然也　　穎　識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駢拇

聖門言仁義即是性莊子卻將仁義看作性外添出之物盡他止就源頭處一直下來不肯多著一字老子曰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之一字還是借說的何況說到仁義莊子就是這一樣見解他都就最上處理會下一截事便一切掃卻○此篇言以仁義為行則失其性是就傷於己上說○引仁義而合性則為駢言其牽聯外物也由性而分仁義則為枝言其旁出非本也篇中將仁義與聰明口辯之用聲色臭味之欲作一派鋪寫其眼光直是最高其筆力直是最辣○老莊

之見從來是倘道德而卑仁義如此篇非薄仁義便特提道德仁二字爲一篇之主○行文段落極整而其每段中忽添忽減隨手錯落○一線穿去一段生一段波瀾滾滾然至束筆處皆故作悠揚蘊藉另是一格

駢拇（駢連也拇足大指本二指連爲一也）枝指（多出一指如枝然）出乎性哉（此性字猶生字也）而侈於德（比於人所得則爲剩餘矣○一喻）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比於初生則爲剩餘矣○二喻）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五性列於五臟以配五行藏同濂）而非道德之正也（非道德之本然）

用兩喻引起正意○道德二字一點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滅猶跳過）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情貫理也）淫僻於仁義之行（非正則爲淫僻）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申明上意添聰明二項）

兩申無用仁義聰明之無用可知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白與黑）黻（黑與青）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再申寫明非乎言這個不足駢者乎下同）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再申寫聰）枝於仁者擢德（驅採其德）塞性（充徹其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喧嚷）以奉不及（從不可）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再申寫仁義在其中）駢於辯者纍丸（喻滑稽之巧）結繩（喻聯貫之工）竄句（點竄字句）遊心（游蕩心思）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毀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寫辯一條）故此（以上數子）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總非道德之正一束）

再申暢上意應轉非道德之正卻故意寫得華藻爛然又特舉世所推重之出色數子以點貫之皆加意擢挫之筆○文氣滾滾然

彼至正者接上至正說來不失其性命之情實也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皆以率性命本然之故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妙喻本然者不容人為增損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各有其妙無所去憂也率其本然則自無憂何待於去○駢枝上之屏有此又深長短二字獨申一譬意仁義其非人情乎非人性命之實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若性命之情則本自無憂

接至正二字發明以形仁義之非○性命之情即道德之正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剔闢之則泣枝於手者齕嚙去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枝者或不足於數駢者皆非其本然其於憂一也出於本然之正則不為有餘不為不足自爾無憂否則能無憂乎有餘不足本是長短沒說話今并入駢枝內行文變化今世之仁人蒿目愁視則睫毛蒙茸如蒿○蓬首蒿目皆古人川字法之巧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潰亂性命

之情而饕富貴其性命之不甯一也言仁則義一邊透可知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喧擾不甯皆以為仁義故

一轉與上段為反照之勢上段出於性命之正則無有餘不足之憂此段非性命之正則有餘不足皆為憂既憂則囂囂多事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屈旋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非性命之至正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附麗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借六者喻意故天下誘然皆生誘然若有導之以生者而不知所以生自然生耳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自然得耳故古今不二常然不可虧也不可以人所為損之也則仁義又奚連連相續貌如膠漆纆索繩鉤規矩而遊乎道德之間

爲哉道德之間無所事此使天下惑也徒惑天下之人心也

此方實寫仁義無用爲仁義者乃欲以此遊乎道德之間豈非枉自多憂○道德二字又一點○惑字帶起下文

夫小惑易方迷於東西南北大惑易性迷於性命之情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音喬撟也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按惑字發出易性之傷是莊子痛懲仁義本念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外物易其性矣何但有虞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易性士則以身殉名是以名易性大夫則以身殉家是以家易性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下易性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小人至於聖人正同臧男而壻婢曰臧與穀女而婦奴曰穀或作獲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失性之喻問臧奚事則

挾筴讀書[筴則方策]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塞音賽投瓊曰博不投曰塞猶今骰子也]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妙喻]

深痛易性將小人聖人一例寫來恣橫極矣亦透快極矣臧穀一喻雖聖人幾無以置辯不得不爲解頤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拈出伯夷盜跖之死爲殉字點一榜樣○殉家殉天下也是爲利爲名故止用名利二字括之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伯夷之稱]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盜跖之稱]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深歎俗之分別]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實既相同]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稱謂又何取相異○推究及此俗將何所置其喙邪]

又一翻愈橫愈快。不說伯夷亦盜跖偏說盜跖亦伯夷俱是筆鋒之橫處快處。一路波濤洶湧此處頓住

且夫屬屬合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善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黃帝時人能別淄澠之水非吾所謂臧也此處又添味一條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此處又減辯一條

自此以下將前幅話說一氣攏來一反一正以為逈運颯沓之勢。此節一反

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非所謂仁義之謂也此句疑是言味之訛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自聞自見遺其耳目收視反聽復歸於朴也

此節一正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有見於外無見於內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彼字妙無端相逐不可定其爲誰也禪家所謂狂犬逐塊又所謂幻花又生幻果是也○此與下段只就上文啣尾一氣滚下○又一反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謙句一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既不能爲道德又何敢妄爲致傷乎莊子將仁義淫僻一例看承何得又有上下之目須知此上下二字正是調侃俗見乃口角生雋處也

又一正○結處現出自己歸束到道德上去是一篇大章法

○歐陽公曰此篇語至刻急而每結皆緩若深厚不可知者

優柔有餘得雄辨守勝之道

南華經解卷八終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馬蹄

此篇言以仁義爲治則拂人之性是就害於物上說○前後用譬喻錯落洗發如雨後青山最爲醒露

馬蹄（足甲）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跳躍）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義同儀儀臺儀門之臺也儀臺在前路寢在後蓋總宮室之全言之）無所用之（馬之性本如是）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烙鐵印之）剔之（剪其毛鬣）刻之（削其足甲）雒之（雒同絡兜其首）連之以羈馽（音的絡首曰羈絡足曰馽）編之以皁（馬槽）棧（木排爲櫪）馬之死者十二三矣（一折）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馬口銜）飾（馬纓）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更一折作兩層頓挫

以上馬一喻單領下用兩折

陶者曰我善治埴(土黏)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

以上陶一喻匠一喻雙敘下總一折○馬性敘在前埴木性敘在後文法倒轉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亦猶治天下者矯民之性而反謂之善治人也民性與馬埴木何異古今治天下者與伯樂陶匠何異)

將三喻作一總束帶起治天下一句○上文自稱善治此又人其稱爲善治畫出世人以聲附聲毫未致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緊接一句轉入正意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渾一無偏）命曰天放（任天自在）

民之性本如是領起

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遲重）其視顚顚（專一）當是時也山無蹊隧（陸路未通）澤無舟梁（水路未通）萬物羣生連屬其鄉（各就所居爲連屬）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人物相忘）

至德之世蓋有應帝王者在上順民常性如是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申贊至德之世得民性可慕（三節俱作韻語）

及至聖人蹩躠（音別屑跛者行不正貌）爲仁踶跂（音題奇起足用力貌）爲義而天下始疑矣（非常則疑）澶漫（淫衍也）爲樂摘僻（拘牽也）爲禮而天下始分矣（亂性）

半畝園

賊分

末世聖人拂民常性如是

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歷證其言之不謬前用犧樽珪璋後用文采六律將仁義禮樂夾在中間蕩漾活泛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又作整收

申斷聖人之過毀民性可痛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親順怒則分背相踶馬之踶必向後故曰分背馬知已止此矣馬性本然夫加之以衡扼扼同軛乃橫木駕馬領者故曰衡扼衡橫也齊之以月題題額也馬額上當顱如月故曰月題而馬知介倪獨立睥睨倪當作睨闉曲也拒曲頸以拒人也鷙曼悍驚突曼詭銜吐逆其銜竊轡偷嚙其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句法頓挫

再以馬喻又進一步說（此處不過言傷馬而已此處言馬且因而生奸）

夫赫胥氏（古帝）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形容渾沌無事）民能已（止）此矣（民性本然）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正也）天下之形縣跂（懸空跂慕）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與上段馬喻相對○前意已盡又借馬與人伯樂與聖人作排段雙收與起處馬字一喻若有意若無意為映帶之文○重復歸咎聖人是擒賊擒王之意

南華經解卷九終

南華經解外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胠篋

仁義聖知本教天下爲君子莊子從局外看破未足爲君子之資而反以助盗賊之用葢天道一陽卽有一陰人事一利必有一害通長算來果然有之不是莊子謬爲怪談也○比前二篇又推進一層直是充義至類之盡故其痛快亦更無比○劈頭一喻引起盗資以下發仁義聖知之弊一段爲盗賊之利一段爲天下之害又一段申盗賊之利又一段申天下之害然後疊疊致嘆將亂本兩番歸咎好知將好知三番痛其致亂反覆披露盡興而止○好知二字妙妙將仁義聖

知漫天匝地經綸說得止是一念兒戲如此眼光任他何人看不到余嘗謂莊子悟道直探峰巔與孔子子思相上下止是行文必要奇快乃才情溢發在聖門中為涵養未到者耳

將為胠（音區腋下也又旁開物也如從腋下取之也）篋探囊發匱（俗作櫃）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illegible]）緘縢（所以約束）固扃（[illegible]）鐍（同環舌也所以鎖篋匱）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擧也）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妙）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

譬喻突起甚奇守物之智適足為巨盜資此人情所易明者

就小處寫入喻意快絕（大盜妙言立法但堪制愚耳有傑起者則小數反為所用）

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從上接手御下）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

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弒簡公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妙妙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并句醒甚

接上喻推入到大處來天下國家一篋與囊匱也聖知之法一緘縢扃鐍也古今無數竊國者則眞巨盜也田成子其近在耳目者耳○一段聖知爲盜賊之利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又深一步說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音以刳腸也子胥靡爛也爛之江中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此以聖知自害者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

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此竊聖知害人者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快極

一段聖知為天下之害其害處即就利盜賊上推出來

故曰脣竭則齒寒脣竭非以寒齒也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魯酒薄非以圍邯鄲也而邯鄲圍據許慎注淮南子楚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生非以起大盜也而大盜起皆言事有相致也語意最圓掊音剖擊也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彼竭則此自虛丘夷而淵實彼夷則此自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彼死則此自不起言此事有相成也語意最圓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翻轉設使知此雖

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防之愈多則竊之亦愈多）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以下歷歷數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矯揉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金之至輕）者誅竊國（器之至大）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禮法所自出者）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趨逐）於大盜揭（舉而奪之）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總上文）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利之所在人皆趨之）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一段申言爲盜賊之利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脫淵則爲人禽）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則爲盜竊）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示）天下也（正言之）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俗作擲）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

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一番排宕暢之）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粘合之）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音例折也）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獨找一句）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除也）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又一番排宕再暢之）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雜捲上文）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音藥火亂）（飛也）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以正法言之皆當去也收到諸子害天下）

一段申言爲天下之害○逐段皆相接一氣卸下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

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
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今遂至（三字傲然）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處也）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
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
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歸咎於上）

一段亂在於好知弔古傷今○無數才能制作止約之曰好
知之過寫得古今若干聖賢作用一少年聰明自喜之習耳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疊一句又轉一波）何以知其然邪夫
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以下歷數之）鉤餌罔罟罾笱
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音消）格（削格植橛施網羅也）羅落（鳥罟）罝（兔罟）罘（車網）之
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漸音尖漬也漸毒猶言深害也）頡滑（頡音戛聲也頡滑猶
猾滑稽之語也）堅白解垢（詭譎之詞）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

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又一段亂在於好知連類廣譬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務外以求多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不知求其固然而其曉者）皆知非其所不善（知非人之非）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不知系所謂是者亦非也）是以大亂

一段好知則致亂人心陷溺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枯竭）山川之精中墮（系壞）四時之施惴耎（無足者）之蟲肖翹（翾飛者）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又一段好知則致亂極言流禍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先弔一句）舍夫種種（愿愨貌）之民而悅夫役役（詭黠）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同諄煩絮也）之意（三代以下所好如此）啍啍已亂天下矣（止一句收又峭又冷）

又一段奸知則致亂深痛末俗之奸甚不可解○數段反反覆覆有不盡之慨焉

南華經解卷十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在宥

在宥二字是一篇之主治字是反對之病在宥則性命之情安幷不必治天下矣治則天下多事更不能安性命之情矣前數段止此意一反一覆○崔瞿誤認治則能善人心卻不知治正是攖人心老子說來其流弊遂至不可救此一大段所以痛駁治字之害處也○黃帝一問廣成子不取其治天下而告以治身雲將數問鴻蒙不取其治人而語以心養此二大段所以發明在宥之微處也夫在宥豈一味廓落而已哉○後二大段又用己意發明是一反一正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存也宥其自存不亂之也宥寬也容之寬然不擾之也若治則以有心為之）

兩句冒盡一篇如時文之破題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侈也）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在宥如此）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又何須更治之）

承明起二句就在宥上順手抹去治字更不費力○此段在宥之妙如是

昔堯之治天下也（治字受病）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靜）也（性上不可添一個樂）桀之治天下也（治字受病）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悅）也（性上不可添一個苦）夫不恬不愉非德也（德乃天德即性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其故下文明之）人大（音泰）喜邪毗（偏附也）於陽大怒邪毗於陰（承上苦樂二字說人心如此）陰陽幷毗四時不至（不調）寒暑之和不成其

反傷人之形乎四句忽就陰陽插一喻言天之陰陽并毗則失調和之節人將受病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今使人心偏毗如此豈不致亂於是乎天下始喬自高詰責人卓矜異鷙猛戾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致亂如此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堯桀一例說具大眼孔陰陽一喻精微曉暢○此段治天下之弊如是

而且說悅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天德說義邪是悖於理也天理說禮邪是相於技也相習於伎倆說樂邪是相於淫也相習於淫蕩說聖邪是相於藝也相習於多能說知智邪是相於疵也相習於察察求疵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

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音戀上聲)卷(臠卷拘束貌)傖囊(猶搶攘)而亂天下也(遂起多事)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豈但過時便任其去乎)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乃奕世欣奉不能已如此)吾若是何哉(句調特逸)

承上段進悉之言豈但賞罰性命一亂而八者之病風生乃至奕世受其陷溺○此段言治天下之弊更如是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貴愛其身於為天下者內重而見外之輕此所以於天下無為乃可為天下之君也)故君子苟能無解(支解)其五藏(同臟五性也)無擢(擢顯)其聰明尸居(不動)而龍見(神采)(隱躍)淵默(不言)而雷聲(聲名洋溢)神動(精神方動)而天隨(天機自赴)○此皆貴愛其身之實也如此則自有下文之效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至德薰人如炊者之層累自熟此所以可以寄託天

下也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君子本無心於天下故曰不得已而臨蒞天下無爲二字卽在宥之訣也究所謂無爲者君子乃於身內著精神而萬物自化則又何暇計及於治哉大舜無爲而治讀此節可得眞解○此段轉言在宥之妙更如是蓋四段章法廻環相應第一段但言不須治此段言何暇治則意更近裏入細矣玩本文可見在宥者身內有極精微處不是一味廓落而已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善也人心引崔瞿問語緊接上何暇治天下句來

老聃曰汝愼無攖人心幾計人心便是欲攖之故急奪一句人心形容人心排下而進上遺排抑則降下稍差步則亢上上下四殺上下之閒係之若四傷之若殺淖約柔貌柔乎剛強柔靡其本來剛大之氣廉同劌刺也劌割也彫琢尖利刻削其熱焦火言其躁急其寒凝冰言其戰慄其疾俛仰之閒而再撫四海之外言其迅速其居也淵而靜言其深伏其動也縣而天言其飛浮僨驕彊傲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形容人心與孟子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數句同一妙手而加詳焉人心如此復可攖乎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黃帝作偏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股上小毛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焦心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猶不能勝天下而有不卒焉者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二帝加甚

黃帝作偏二帝踵之攖人心之害如是

施音衣延也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大駭不安其性也三代愈趨愈下下有桀跖不仁不義上有曾史行仁行義上下以人品言而儒墨畢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德本大而歧別之而性命爛漫靡喪支離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犀盡思慮不能供上之求也四矣字寫大駭後變態百出是一層於是乎釿斤鋸制焉纆墨殺焉椎鑿決焉三焉字寫

繫刑隨之又一層天下脊脊繫碎不平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避世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憂世○皆以大亂故

三代攖人心之害如是

今世愈不堪言殊死者相枕也已誅斬者如是桁楊桁音杭械也以楊爲之者相推也方械繫者又如是刑戮者相望也被笞辱者又如是○三代設繫刑尚不若今世犯刑者之日益衆而儒墨乃始離跂企足攘臂舉臂乎桎梏之間得意自豪意同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本儒墨所致乃猶得意於其間非無恥乎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椄槢桁楊之管也所以成桁楊之用者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鑿枘桎梏之筍也所以成桎梏之用者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嚆矢響箭射之先聲也○三句正明儒墨離跂攘臂之無恥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形容攖人心之害如江河日下至於今世乃不忍置口於是不得不追罪於致此之由然則天下宜在宥之乎抑宜治之

乎讀老子之言可深省已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四字是不滿之詞）不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此句問得是爾下之所欲者卻又非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精氣）以佐五穀（使年豐熟）以養民人（使疾不作）吾又欲官陰陽（使二氣各得其職）以遂羣生（育及萬物不特養民人而已）爲之奈何

問至道之精而所欲卻純是治天下事是帝之病處

廣成子曰而（爾）所問者物之質也（猶云未散之朴蓋初問道精也）而（爾）所欲官者物之殘也（猶云朴散之餘蓋譏言所欲乃道已散者官字并該取天地二句）自而（爾）治天下（揭明他治天下三字）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妙語言元氣澆漓草草而成草草而毀）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天地之氣凋喪如此）而（爾）佞人之心翦翦者（翦翦翦翦瑣碎也言爾則一味瑣碎求媚乎天下）又奚足以語至道

極言其所問非所欲也帝以取天地官陰陽爲精詣廣成將治天下三字明正其病說得天下元氣已被凋喪得好看倚言至道之精乎○屏不與語將治天下之見陡地撤去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齋潔也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強相見也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驚喜其非復治天下之見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言其迥出言語色相至道如此以下言體道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遺耳目則神靜神靜則天君既泰而五官從令言內外交爲功也必靜必清無勞女形形勞則不靜無搖女精精搖則不清乃可以長生神乃全也此言安外以養內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抱神之功如此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形乃固也此言全內以養外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又合言內外也內外交引其病總在於知故總

言多知為敗○內外交養矣然道有陰陽不可不知故有下文我為女遂往而徑至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陽之原發乎地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陰之原發乎天天地有官此句言兩儀分職陰陽有藏此言互為其根慎守女身物將自壯然陰陽不在乎外也守身則道得其養將自盛矣物即道也我守其一即上所為原也以處其和二氣之和也二句尤為扼要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形神相守陰陽一原長久之道不外是矣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言與天合德

本為發明在宥天下引此欲說修身之要細細尋味分明是中庸致中和三個字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便自然而然更不消說然則讀廣成子之言在宥之精蘊如此何處用得治天下三字乎須知莊子引此全不是說長生的事

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道也無窮循環不已而人皆以為終謂死則已彼其物無測變化無端而人皆以為極謂跡可拘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

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生則見光而下為土死為腐土今夫百昌物也皆生於土而反於土人若不得道則與物何異故吾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與道為體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有當我而來者緡乎我緡然不知也遠我有遠我而去者昏乎我昏然不知也緡昏皆無心之貌言不與物接人其盡死與形俱盡而我獨存乎與道不息

道不可窮不可測今入其門遊其野則亦無窮無測矣極言治身自有超乎生死之事以完前意莊子引其文因全載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東海神木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自失貌止贄然拱立貌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與黃帝初問之意同

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〇雲將雲也鴻蒙元氣似皆託擬名也

鴻蒙弗知之答最妙知其所以弗知則三年之後不必再問矣

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自得而已猖狂不知所往自適而已遊者生物之遊氣鞅掌紛擾貌以觀無妄皆眞機之自動者吾特從而寓目焉朕又何知無所用吾知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百姓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謝之不去今則民之放也不能自在如被放之民不得去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而人亦有玄天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機心所動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一句

解散獸羣揭明皆不能在宥而有心治人之故

天之生物皆無妄則無所用吾之知也故弗知之答最妙也
○亂經逆情玄天弗成卽失其無妄之本也其禍至於流及
鳥獸草木昆蟲豈不酷哉特地結到治人之過與廣成子先
揭出自爾治天下一樣皆莊子引來點睛處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言害已深）僊僊乎（輕舉貌）歸矣（將棄雲將而去）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心以用傷故當養之）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已性得則物性亦得此句總領）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倫者一味平等也）大同乎溟涬（與浩氣同體）解心（解其粘）釋神（釋其縛）莫然（無知貌）無魂（魂氣也六句乃心養之妙）萬物云云（多貌）各復其根（皆得其無妄之眞本）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不開其知識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若開其知識則竅鑿而渾沌死矣）無問其名（物本無名我不必問）無闚其情（物本無情我不必闚）物故自生（然則何用治之乎十句所謂無爲而物自化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天德）示朕以

默（玄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開口便云吾弗知及次第看來乃物皆無妄無所用知也心養之功不留已知也無為而物自化不啟物知也前後語意總是一線○心得其養則無為而物自化然則讀鴻蒙之言在宥之精微又如此何處用得治天下三字乎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言己超出乎眾皆當從己也此句道破治天下）（人病根）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若因乎眾人而自安所聞則不如眾人之能者多矣此一轉掃盡治天下人意興）而欲為人之國者（然且欲以己見治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以聖知仁義為利）而不見其患者也（不知其害）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

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方且以爲賢而用之頓挫不勝其痛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天下皆有一天下之見横於胸中又一層病根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既見有物則爲物累不可主宰乎物物矣而不物故能物物不見有物則超于物外故能主宰乎物也明乎物物者宰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與造化伍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合乎眞一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帝王不足言矣彼見有大物者豈不淺哉

說得治天下者純是一段意見用事好上人之必卻不知本無可加於人止足爲喪國之具而已然所以昧昧於此者又只因見身居萬乘見得有此一大段事放頓不下所以必要經之綸之以自顯拔又烏知宰眾有者不在於有哉此在宥之微處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響也言因物而起不持異同有問而應之

盡其所懷〔空空如也叩端而竭〕為天下配〔對也問者為主應者為配〕處乎無嚮〔寂則虛中〕行乎無方〔感則變化〕挈汝適〔擧天下復各適之境〕復〔來〕之〔往〕撓撓以遊無端〔撓撓無極〕出入無旁〔去聲〕與日無始〔無依傍無終始〕頌論形軀〔又為形容擬議其體也〕合乎大同〔大人之體則萬物為一體也〕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何況有物〕觀有者昔之君子〔三代所謂明聖〕觀無者天地之友

此段言大人一味因應句句與上段相對一路逼出無字無者即上段物物者非物之謂也特特留在此段點破無則無為矣無為則在有而已矣○通篇正文此處已完〔無字是莊子金針故以歛尾合乎大同則安有出眾之心已且無之則安存有物之見〕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從物說到天自淺而深）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又倒捲上文）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又單拈天字道字）不明於道者悲夫（又單拈道字）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此一段意膚文雜與本篇之義不甚切且其粗淺全不似莊子之筆蓋本篇正文在上段已完此段或係後人續貂未可知也

南華經解卷十一終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天地

道之大源出於天非有物可指之爲道也無聲無臭立而已矣須無心無爲然後得之一毫機巧俱用不得是此篇大意

○此篇是散散逐段夾叙將去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與鈞同乃陶家運轉之樞也言天地雖大其化止在運旋之鈞軸處詩秉國之均是此均字也舊解作均偏便說開了去與下二句意不倒萬物雖多其治一也在至一之德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一德而成於天將上二句并歸君身又倒追到天字故曰玄

三件一例說下是君即一也均也可不立一德而法天均乎

玄者天地之根也即一之所在均之所出也後面若干文說無心無爲都發此一個字

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一句天）以道觀言（名稱）而天下之君正（名正上下）以道觀分（分職）而君臣之義明（貴賤位定）以道觀能（不能能）而天下之官治（器使各當）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泛應不窮）○四句道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一句德）行於萬物者道也（此道字當是義字之誤）○一句義 上治人者事也（如禮樂刑政）○一句事 能有所藝者技也（一句技）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猶統也倒追上去總歸於天可見要在無爲）故曰古之畜（牧養）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各句自叶蓋古語也）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引二證疎疎落落括盡要旨）

將一切收入天字天者一而已矣自然而已矣豈容爲哉豈

容有心哉

夫子曰（孔子也後言夫子問於老聃可知）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去知覺則虛可入道）無為為之（無心於為）之謂天無為言之（無心於言）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老莊看仁字原淺止在其用處）不同同之（萬有不同而我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和光同塵）之謂寬有萬不同（有此萬不同者）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為萬物紀）德成之謂立（卓爾有立）循於道之謂備（眾善悉有）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不損其心則體受而全歸）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物皆來歸）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四句言不以物累身）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四句言不以身殉道）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去聲）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重申上四句意）萬物一府死生同狀（重申下四句意）

刳心二字是此段眼目十者皆無心之所出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二句言寂處是道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道未受感故萬物孰能定之以爲鳴不在金石邪則聲明明在金石也以爲金石有聲邪則金石何以不自鳴也此物所不能測也可見無非道也四句言感處是道夫王德之人素逝任素而往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抱一而己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物感之而後出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究生之理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王德之人知寂感無非此道故一切體之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道不在形聲故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道又非寂滅故故深之又深至不測矣而能物焉而物物皆此出神之又神至無方矣而能精焉而處處發精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虛而能應時騁而要其宿通而能復大小長短修遠大而小長而短遠而近口義云修遠當作遠近是也

描寫道字如涼月空霄清光滿映從字句之外直透現出來

○王德之人一味止是任道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赤者南方明色其北則玄境也）登乎崑崙之丘（玄之極境）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南者明察之方已遊玄境不能久守而復望明處則玄亡也玄珠二字喻道妙絕）使知（知識）索之而不得使離朱（更加明察）索之而不得使喫詬（言辯）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似有象而實無蓋無心之謂也）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大悟矣）

玄珠二字妙絕夫道非有物也然而實有道也非有實有實有非有何以喻之珠者圓妙光明加之以玄則實有非有非有實有矣止此二字領略不盡○象罔則無象以玄遇玄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即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配天言爲君也堯盡欲讓天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言甚其危）齧缺之爲人也

聰明睿知，給數以敏能應酬而敏捷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非純乎天者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知過之所由生則不待禁矣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載人心以用事而不知無為方且本身而異形分已分人方且尊知而火馳尚知巧而急用之方且為緒使為細事所役方且為物絯絯音該縶束也言為物所拘方且四顧而應物酬接不暇方且應眾宜事事求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屢為物變而不能定夫何足以配天乎以上全奪之雖然有族有祖凡聚族必有宗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齧缺亦可以為眾人之父但不能為眾父之父耳夫眾父父者乃族之祖也萬化之大宗也一轉半與之治亂之率也妙語治亦倡於此亂亦倡於此北面之禍也不可為人臣南面之賊也不可為人君又全奪之齧缺之失總在未能無心未能無為能無心無為則可為眾父父矣

堯觀乎華地名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

聖人富壽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三辭甚奇）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說來卻是至理更無以加）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今乃如此）君子也（但可爲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鶉無常居言不求安也）而鷇食（鷇待母哺言不求飽也）鳥行（行於虛際）而無彰（不自顯）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即釋典所謂三災水火風也）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說來又是至理出人意表）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汝去）

一層進一層文情甚妙○莊子引來止取夫聖人一段得無心無爲之意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同盍)行邪無落(荒廢)吾事(耕事)俋俋乎(低首貌)耕而不顧

觀此則堯舜尚是無爲之世據在宥篇則黃帝已攖人心矣可見莊子引文止要明得言下之意故或抑之或揚之全不嘗以此衡定古人

泰初有無無(并無字下不得)有無名(這方是無)一(無之下方有一者太極也)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太極尚未著)物得以生謂之德(物得此未形之一以生則性中各有一太極故謂之德此是預先說一句)未形者有分(分陰分陽)且然無閒謂之命(雖分陰陽猶且陽變陰合流行

無間乃天之所以爲命也留動而生物動即造化之流行也少停於此便生一物措語精甚物成生理謂之形物受之成此生理則爲形矣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形載神而保合之視聽言動各有當然之則乃所謂性也上所謂得以生謂之德者此也言性在形之後者性須形載之故曰形體保神也性修反德性修則復其所得於未形之一矣德至同於初德之至則同於泰初此極詣也同乃虛虛乃大二句形容同於初之妙境合喙鳴渾合眾口蓋忘言也喙鳴合與天地爲合既忘言則與天地一體矣其合緡緡緡緡與物同合無迹也若愚若昏無心而自合也是謂玄德同乎大順七句又形容大之境也

從造化之始層層數下來精微融徹如玻璃中映絲映髮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此自泰初說到命有許多層數自命說到性又有許多層數便是一句書之分肌擘理極細註疏也性修二句從工夫上又復轉到泰初則造化之根在我所謂一也無名也無無也何處著得一毫夾雜邪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與做同言與人若相似）可（句）不可（句）然（句）不然（句又不肯苟同）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分解堅白之言若揭日月而懸之天寓其精斷如是）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招人拘係而成愁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以其便捷招人捕來）

（言夫子以才能爲聖人皆此類也）丘予告若（汝）而（爾）所不能聞與而（爾）所不能言（指道也）凡有首有趾（具體爲人）無心無耳（實則無知無聞）者衆（世盡此輩）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無形無狀指道也能形與道皆存者世人所希有）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道不在此）有治任人（任人而無爲）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無心）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與天爲一）

此段形容道之所在又簡而明

蔣閭（姓）葂（名音免）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

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欲陳所言以就正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貌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臺觀言貴高自表著之喻多物將往投迹者衆物來擁附蔣閭葂覷覷然覷同虩驚貌驚曰葂也汒同茫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猶言鼓舞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去其害道之心而皆進其獨志進其得一之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由而不知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言不肯讓堯舜居先而己後之耳語特尖新欲同乎德而心居矣殆欲同天下於一德而心安處於不用矣

爲無爲之治猶孟子所言皞皞如溟涬然蕩無所據貌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治圃畦鑿隧

水溝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出井水灌溝中搰搰然搰音骨用力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器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音朔如泆湯泆音逸水溢也言如沸湯之溢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器具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眞是名言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不可以居道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瞞滿平聲目無精采貌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夸誕貌以蓋眾獨弦哀歌倡而無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譏之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又教之而爾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乏猶落也

機械數語由淺而深蓋機端一開勢所必至君子所以防其漸也

子貢卑陬(慚怩貌)失色頊頊然(自失貌)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言久而不復其常)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指夫子)不知復有夫人也(指丈人)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寄生於世與民大同)而不知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丈人之心必無此四累)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言易為是非所動)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

渾沌氏之術者也（假修言假人事以修之）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知之

丈人口中撇去機心二字夫子口中點出渾沌二字莊生此篇之旨如揭矣

諄芒將東之大壑（東海）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疑其棄世）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盡見事理順而行之）行言自爲（皆非爲人）而天下化（而人自化）手撓顧指（指揮顧盼之間）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心中過而不留）四海之內共

利之之謂悅，其給之之謂安（與人同樂）。怊乎（怊音超，亡意貌）若嬰兒之失其母也（不知所倚）；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不知所歸）。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口從（言其無心於求）。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所藏者精光），與形滅亡（不為形累），此謂照曠（虛明空洞）。致命盡情（致天命盡實理），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與天地同樂而物累皆捐），萬物復情（皆歸實於理），此之謂混溟。

開口寓意大鑿，便有神人一段解悟在胷中矣（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寫神人心地孰逾於此。

門無鬼（姓名）與赤張滿稽（姓名）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同罹）此患也（言武德不及舜，故罹此放伐之禍）。門無鬼曰：天下均治（古今皆治）而有虞氏治之邪（皆治則不消治）？其亂而後治之與（必有亂方治之耳。無鬼見滿稽推重有虞，故為此問）？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

虞氏為滿稽悟無鬼之言而亦進一解以下暢發無遺有虞氏之藥瘍也倘不瘍何用藥禿而施髢倘不禿何用髢病而求醫倘不病何用醫孝子操藥以修進也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何如養親使不病乎上連用三喻此就求醫句又伸一腳亂而治之不如本不致亂之為貴此先用數喻跌宕文特逸甚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處高而無臨下之心民如野鹿放曠而無拘忌之苦措語精妙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互相役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行無畔岸故無迹事而無傳事無款羨故無傳

形容至德之世渾渾灑灑如是何須更治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此是正理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惡其諛也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

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惡其諂也明於責臣子如是○一翻〕而未知此其必然邪

〔卻不知人情無有不然者〕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明明導諛〕則不

謂之道〔同導〕諛之人也〔安心爲之〕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導諛君親〕

〔則責之導諛世俗則安之豈世俗更嚴更尊邪○一落〕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

則怫然作色〔惡導諛之名如是上就人身上說此就己身上說○又一翻〕而終身道人也終

身諛人也〔卻又甘踏其實〕合譬〔廣喩合人易曉〕飾辭〔修辭合人好聽〕聚衆也〔以此招人附己形容〕

〔導諛人之能也〕是始終本末不相坐〔踏其實初不認其罪故曰不相坐○又二落兩段皆虛論人情大抵〕

〔如此〕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譏舜〕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

之爲徒通是非〔與衆同是非之習〕而不自謂衆人〔而又自謂獨異於衆〕愚之至也

〔豈非皆愚之至乎方落到人君媚世忙中又帶一喻〕

忽然借臣子諂諛以形容人情導諛一翻一落又一翻又一

落文情浮空而起然後落出人君媚世把一愚字煞服他初

讀之奇再讀之爽瀾翻波湧層層滾落使人目不及瞬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悟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插一喻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神往至德之世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俗曲二名則嗑然笑貌而笑又插一喻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不相入也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以二人擘此俗樂而古樂不行矣又插一喻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是予又一惑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必推究不推誰其比憂何從有憂嫩語自寬也○厲惡癩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又帶一喻蛸絕醜人唯恐子之相似今知天下之惑而已乃欲強所不可得而又放一惑獨不懼其相似耶故莫若得之而遠於憂蓋惟恐同蹈於惑也

深痛末俗迷於至德愈趨愈失不可復挽看他用譬喻數番頓挫不勝留連致傷至末一轉卻就無可奈何中忽用自寬此是老莊勝場不然幾無處收煞也忽找一喻陡住章法峭絕○初爲有虞氏說起入後卻借之爲千萬世痛哭嗚呼有虞氏尙未免媚世之惑況武王乎況武王之下乎此便更不消措詞回想無爲之治眞如逝波入海永無還望者也那得不轉而自寬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餘木）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同失木性）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音嗽困惾氣衝逆也）中顙（氣從鼻上中於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乖厲爽敗）五曰趣舍滑心使性

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彼所謂得者乃是困苦耳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加木枝塞胸中皮弁鷸冠鷸毛爲冠搢笏紳修大帶修長以約其外束縛身體內支支拄盈於充塞柴柵外重纆繳繩約睆睆窺視貌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縛手歷指關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甚笑其以困爲得一句中兩喻合人目眩韓文公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椎埋屠狗者乎用此句法

人之本性道之所託也惟無心無爲斯能保焉極言五者爲天性之桎梏蓋世態萬端無非由此五者滋蔓故也

南華經解卷十二終